

故乡散记

董光华

宇宙茫茫，星霜屡易，文明赓续，世纪新开。顾颉刚，兴衰势异，或虎跃龙骧，或鲸沉鳌跛。我华夏传承，五千余载，辉煌曲折，峰谷不一。近代百年，饱经风霜。幸有先驱举火，亿兆同心，终使金瓯重固，山河再春。

昔贤云：“仓廩实而知礼节。”观今朝盛世，庶民丰衣足食，阡陌岁稔时康；寻常门户，乃有余闲修饬，寄情怀续乡章。岁岁秋风今又是，人间草木总新妆。欣闻桑梓修方志，顿引归心万里长。魂驰故里烟霞路，梦绕田家青瓦堂。

吾村名曰岳北，踞平遥城南十里之冲，平遥通衢贯中而过，锁东泉西泉两地之咽喉。昔倭寇犯疆，于村南要隘筑碉屯兵，阻我抗战血脉；然民气不屈，众志成城开敌顽。

村东断崖之下，沟壑深开，宽约里许，惠济河西支居中蜿蜒如带。河中鲫鱼银鳞玉质，产妇产奶，煲汤催乳。两岸“河地”，沃壤膏腴，泉流润泽。尤以“杏树湾”“后坡底”为冠，乃世代相传“永不货卖”之宝壤。若值农时晴日，立东崖而望：远见人影随锄起，近观绿浪逐风扬；水车轧轧和莺语，浣女嘻嘻杂黍香。目之所接，耳之所闻，宛若有声流动之长卷，荡涤肺腑。处此境，则忧愁俱散，心旷神怡。

迨至上世纪七十年代，大兴水利，筑坝截流，泥沙淤积，“河地”渐濯其六七。然天工别裁，失之东隅，收之桑榆。村西干地变水田，旱区成菜园。水库涵星映月，鱼跃鸢飞，又开养殖新畴。

乡土所珍，尤饶四味：蒜分六瓣辛香烈，茼蒿经冬翠未凋。冬瓜白玉玲珑样，声名远扬是山药。长山药被乡里奉为瑰宝，入列国家地理标志产品，其蛋白、矿物及还原糖含量，皆高于他处，药食两宜。民谚云：“山药不长二尺三，可作婴童续命粮。”又谓：“五劳七伤君臣使，脾胃调和第一味。”

昔日村人多以黑黄二菜为储冬主菜。黑菜者，取秋日胡萝卜缨，洗净切碎，纳入大口陶瓮，浇花椒水腌制月余即成。多与红面（高粱面）相和，蒸作菜蛋，或煮为菜饭。艰苦岁月，面少菜多，其味酸涩，常佐辣椒以饱肚腹。都言平遥爱吃辣，哪晓夕食难入腹。黄菜则取芥菜疙瘩及其茎叶，制法与黑菜相类，常作红面黄菜火烧。时过境迁，往日不再。而今白面替粗粉，少年哪识苦与辛。偶见翁翁循古法，瓮边细说旧光阴。

村中旧迹著名者显庆寺、娘娘庙、老爷庙，惜年久毁失，只传说与遗迹可寻。断案常在娘娘庙，唱戏多奉关老爷。显庆尽管嘉佑赐，惟余老树说兴替。

村民乡音古韵犹存，极具汾平介孝特征。父曰“哥”母曰“姐”，此俗遥接陕甘蜀。鞋为“hai”，“给”说ji，闺女唤作俺“居女”。沪语也言此，南北有线牵。“荷”字代“拿”是古语，“恰爷”“哇姑”合音切。前后鼻音多不分，若干声母混和缺。

物象如此，人事亦俊。务农精耕细作，作物二熟复三熟。做工技艺娴熟，足迹遍及海内外。求学探索贵严谨，清华园内有乡音。买卖不成仁义在，村民经商座右铭。从政初心始终在，牢记使命为百姓。乡人成绩突出，声誉卓著者，数以百计。英才榜上姓名辉，俱是桑榆霞万束。实为乡里之荣、家族之幸。

此景此象，诚乃天地之精垂兹土，地脉其华毓人秀。

志者，所以记往事，褒贤良，扬正气，启未来。彰先辈开创之艰辛，励后人奋进之壮志。国运方今扶摇起，百姓安康梦可期。吾村虽偏一隅地，亦将乘风展云霓。

情之所钟，虽陋巷而闾苑。心之所系，即蒿蓬亦作琼枝。谨缀俚言，命笔以纪。

笑着说：“别光批评，初一孩子爱争强好胜，你搞个‘小组卫生评比’，每周评‘卫生小标兵’，给点笔记本、铅笔当奖励，比啥都管用。”我照着试了，没想到这招特别灵，第二天上课，后排几个以前爱扔纸团的男生，居然蹲在地上捡碎纸屑，还跟同桌说：“可别让咱们组扣分，我想要那个红旗笔记本。”后来张老师还教我记“班级小事本”，把孩子们的闪光点记下来，班会课上念出来时，孩子们的腰杆都挺得笔直，眼里满是骄傲，班级氛围越来越暖。

退休后走在小区里，看到背着书包的初中生，总会想起梁村的孩子，想起那些琐碎却闪亮的日子。春天的时候，孩子们会把家里种的油菜花、蒲公英带到教室，插在瓶子里，让整个语文课堂都飘着花香；夏天的午后，他们会偷偷从家里拿来西瓜，用井水冰着，课间切成小块分给我吃；秋天的运动会，王萌报了800米，跑到一半就喘得脸色发白，班里的孩子都跑到跑道边，扯着嗓子喊“王萌加油！王萌坚持住！”冬天的早读课，天还没亮，孩子们就揣着热乎乎的烤红薯来教室，掰一块给我。

离开梁村那天，天刚亮，孩子们就背着书包在学校门口等我。赵宇抱着他的摘抄本说：“老师，这里面有我写的关于梁村的短文，你路上看，就像记得我们一样。”王萌把书签塞给我，手还在微微发抖：“我以后也要像你一样的老师。”几个女生还哭了，拉着我的衣角说“老师你能不能不走”。

有人问我，教了一辈子书，最难忘的是哪段时光？我总会毫不犹豫地说是“梁村的一年”。不是因为那段日子轰轰烈烈，而是因为那些孩子的真诚、同事的温暖。如今我虽不再站讲台，却总觉得自己在梁村的语文课堂上，听孩子们读课文，看他们在田埂上追蝴蝶，看王萌认真整理讲台，看赵宇举着课本带头早读。梁村的一年，早已不是一段回忆，而是刻在我心里的温暖印记，陪着我，慢慢度过往后的岁岁年年。

梁村的风总带着泥土与炊烟的味道，那片我只停留了一年的土地却像一枚温润的印章，在我记忆里烙下了深刻的痕迹。



温暖我岁月的晨光

赵玉梅



梁村的一年教学生涯，像一卷淡淡温润的水墨画，虽只铺展了三百多个日夜，却在我心底晕染出长久不散的暖意。如今回味，那里的晨光，课堂的读书声，还有那些鲜活的身影，依然清晰如昨。

如今我已退休多年，书桌抽屉里还锁着一沓泛黄的纸——那是梁村初一（1）班42个孩子的作文本，封皮上歪歪扭扭的名字，还有我当年用红笔写下的评语，每次翻开，都像又走进了那个飘着桂花香的村庄。梁村的一年，明明只是我几十年教学生涯里的一段短途，却成了退休后回忆里最常亮起的光，暖了岁岁年年。

退休后总爱坐在阳台的藤椅上发呆，手边常放着两个物件：一个是手工做的书签，另一个是厚厚的摘抄本。书签是王萌送的，当年那个内向的小姑娘，说话声音小得像蚊子叫，语文课上从不主动举手，却总在课后默默帮我整理讲台，把散落的粉笔按颜色排好，用湿抹布把黑板擦得干干净净，连讲台角落的粉笔灰都会仔细扫掉。后来我布置作文《我的老师》，她写道：“语文老师读课文的时候，声音像春天的风，吹得

我心里暖暖的。上次我感冒请假，她把笔记抄好给我，还问我身体好点没，我觉得她像姐姐。”看到作文时，我特意在评语里写：“你的文字也像小太阳，下次试着在课堂上读给大家听好不好？”班会课上，她攥着作文本站在讲台前，声音虽抖却很认真，读完后全班的掌声像潮水一样涌来，她红着脸坐下时，眼睛亮晶晶。

现在书签上画的梁村中学小教室，颜色已有些褪色，但“初一（1）班永远等老师回来”的字迹依然清晰。前两年赵宇组织同学聚会，特意给我打了电话，说王萌现在成了家乡的小学老师，还总跟学生们讲：“我以前有个语文老师，教会我文字里藏着温度，也教会我要悄悄给别人带去温暖。”听着这话，我握着电话的手都在抖，原来当年一句鼓励，真的能在孩子心里播下种子。

摘抄本是赵宇送的，封面贴着他自己画的油菜花。那孩子是班里的“语文迷”，每次上语文课都坐得笔直。讲《春》的时候，我让大家用词语形容春天，他突然站起来说：“老师，春天是泥土里冒出来的绿芽，是奶奶家院墙上爬满的牵牛花，还有咱们校门口老槐树上的鸟叫！”他的话让全班都笑了，我趁机让大家写“梁村的春天”，他笔下的春天有“麦田里的绿浪晃得人眼晕”，有“放学后追着蝴蝶跑时，裤脚沾的草屑”，文字里满是孩子气的鲜活。作为班主任，我发现他还特别有责任心，班里的图书角总被他整理得整整齐齐，谁借了书没还，他都会记在小本子上提醒，我干脆让他当“图书管理员”，从那以后，图书角的书再也没乱过，连破损的书页都被他用糨糊小心粘好。

有时和老同事视频聊天，还会说起梁村的张俊秀老师和赵海昌老师，他们俩是学校的资深语文老师，当年知道我第一次带初一，特意把自己珍藏了十几年的教案和课堂设计笔记借给我，笔记本里夹着他写的批注：“讲《论语》别光抠字词，初一孩子懂‘孝’，就从帮爸妈扫地、给爷爷捶背聊起”“教文言文先讲段子，比如讲《陈太丘与友期行》，先聊‘朋友迟到了你会生气吗’，孩子就有兴趣了”。

张老是隔壁班的班主任，也是我的室友，总在班级管理上帮我“支招”。刚开学那阵，班里卫生总搞不好，急得我半夜翻班级管理书。张老师知道后，

祁县的天池

冯静武

天山有天池，长白山有天池，祁县也有天池。这个天池被祁县人称之为北天池，位于祁县东南方向35公里处的峪口乡，现属于振兴村（左家滩）的自然村，海拔为1423米。进入天池凹村，站在北侧的山梁上，你会被眼前一幅美景所吸引，所惊叹。四周丘山环抱，中间低凹，形成一个椭圆形的凹地。凹地约有百亩，现在全部种植了果树。天池凹村坐落在凹地东北角的高岗上，高差有20米。凹地东南角是禁山，南坡松林植被，为这个荒芜的季节增添了一片绿色；五窑贝山高耸在东侧；西面称为西坨梁；南面叫南岭，是四周最低的一面，岭正中有一段45米宽的豁口，有路通往沟对面的寨沟村，凹地北面为榆吃脑，其间有五米宽土路通往村庄。

谁能相信，这片百亩的凹地，之前曾是一汪湖水。山顶之上形成一个百亩面积的湖，也许让首次发现的人都叹为观止，于是成为流传至今的张果老饮马池也不足为奇。我问：张果老骑的是驴，怎么叫饮马呢？答：张果老所骑之驴称之为神驹，饮马池就这样延续至今。还有传说是南方有一高人，将池水取一坛带走，被村民发现随后追赶，追到靠北三里的白虎崖下，来人摔倒，坛破水出，流水处忽有一股清泉，至今长流不息。之后，天池之水逐渐变小，直到枯竭。本村80岁老人赵广仁说，在他七八岁时还见有淹至大腿的池水，他的父辈曾经还在湖里划过船，后来水位下沉无水后改为良田。古老的传说也为这个村庄增添了神秘的色彩，也找到了天池枯竭的美轮美奂的托词。

天池凹村背山、面岭、邻水，遥想百余年前夏日来临，池中碧波荡漾，水草茵茵，四周严严实实的山梁皆呈绿色，无论你站在何处，那水中倒影如画，和着鸟鸣蛙声，简直就是人间仙境、世外桃源。这样一番景象，也难怪将村名称之为天池凹。

沿着天池绕行一周，目测之下，除禁山外其余高处与凹地落差在20至30米。南岭的中间位置有一豁口较四周低，村民为保持其“风水”，用沙石打成长方形石块，垒起一堵长45米、高2.5米的石墙，基座宽2米，顶宽1米，石墙东侧有1.7米宽的过道，通往山下，可到达寨沟村。可惜，上面没有留下任何字迹可供考证，凭着其沙石风化程度以及赵先生的讲述，初步判断是清代晚期所建。

天池凹村南至今保留有一个古井，掀开盖板，井水极为清澈，如今村里在别处引水到各家各户，此井虽然不用，但也备受村民保护。古井旁10米处，有一棵标着300年的古核桃树。

禁山和南岭中间，在黄土层下发现裸露出3米多高的灰色风化石层，捻之如沙土，继续寻找发现多块扭曲弯折的灰色石头，如冶炼过一般，形似火山蛋。两石相击，用力不大则断开两半，断面呈深灰色，阳光下放射出亮晶晶的微光。在天池凹北面的榆吃脑发现一处宽200米，高8米的沙岩石柱林，石柱紧紧挤在一起，斜插在土里，地下还有多深，不得而知。沧海桑田、地壳变迁，这种奇特的景观难道就是一个保存完好的火山口？有四周包围的山丘、有火山灰岩石层、有如岩浆喷射出弯曲的怪石及碎屑岩，有石林柱，难道就是远古火山爆发后遗留下的火山口？无论是长白山天池还是天山天池，都已证实为火山口。那我们眼前这个占地百亩，四面环山的天池凹不也从形似到物证，也可得以证实呢？

如果是这样，那天池凹就不单单是一个偏远的小山村，一个自然村的地名，其天然的地质价值和难以评估的社会价值，已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。

雪花的诗意

安培君

当入冬的第一场雪悄然降临的时候，我望着这白色的精灵，陷入了无尽的沉思之中。雪，美丽，轻盈，洁白，无瑕，纷纷扬扬，从天而降……被雪的魅力深深吸引的我，游走于自然与文学的殿堂，欣赏着雪多彩的模様。

雪暗穷海云，洒空纷乱露。在北方，雪可以连绵不绝地下，从扑簌小雪到鹅毛大雪，顷刻间袭来，磅礴而落。

对于城市里生活的人们来说，下雪无异于一场盛大的“节日”。在雪中奔跑，向着雪飞来的方向嬉戏追逐，是一次酣畅淋漓的自我释放。这种恰逢“雪花的快乐”是任何其他天气所无法给予的，正如徐志摩所绘：“假如我是一朵雪花/翩翩的在半空里飘洒/我一定认清我的方向——/飞扬，飞扬，飞扬，/这地面上有我的方向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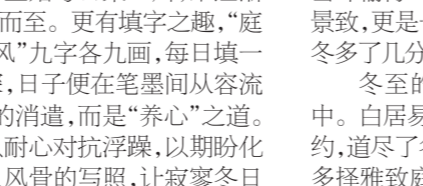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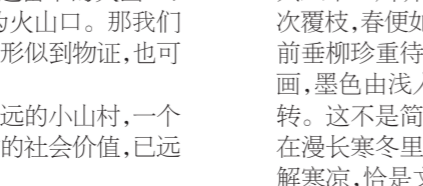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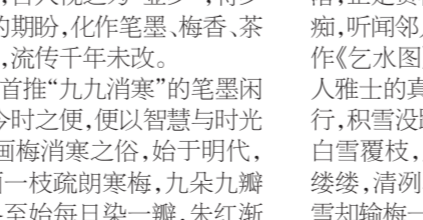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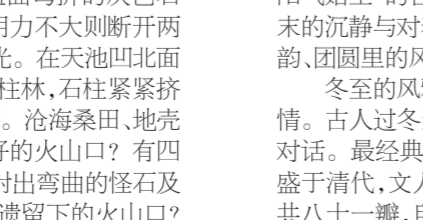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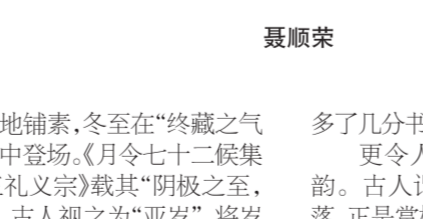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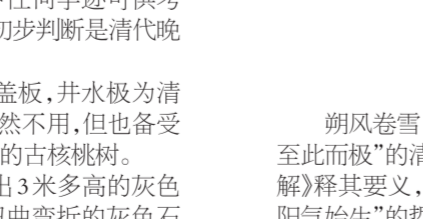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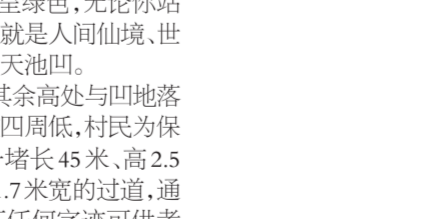
雪花在多情才子徐志摩的笔下成为了浪漫的化身。也许是为了一场期盼已久的约会，也许是为了一个默默许下的愿望，它欢快地、扭动着自己的身躯，滑出属于自

己的狐步舞。这雪花，是欢乐的精灵，是诗人笔下一抹白色的浪漫。

对于乡下村野的老小而言，这雪又是多么的冷酷而凌厉。降雪必然伴随着骤然降温，那些守候在故土旧屋中的祖辈们，你们还好吗？请给炕火里再添一捆柴吧，让火烧得旺一些，让记忆中的旧故事在雪里缓缓遗忘吧。雪落回到上世纪三十年代，“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，/寒冷在封锁着的中国呀……”面对着寒冷的雪天，艾青替我们每一个人忧心着中国大地的严寒与苦难。

雪是寒冷的，然而诗人的心是火热的，艾青在“没有灯光的晚上”写下了这些“无力的诗句”，他们定能带给苦难的祖国些许温暖。

其实，雪就是雪，它洁白到能覆盖世间的一切欢喜和悲苦。永远感动着我们心灵的，是这样的雪花，“永远如粉，如沙，他们决不粘连，撒在屋上，地上，枯草上，就是这



冬至最风雅

聂顺荣

朔风卷雪，天地铺素，冬至在“终藏之气至此而极”的清寒中登场。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释其要义，《三礼义宗》载其“阴极之至，阳气始生”的哲思，古人视之为“亚岁”，将岁末的沉静与对春的期盼，化作笔墨、梅香、茶韵、团圆的雅趣，流传千年未改。

冬至的风雅，首推“九九消寒”的笔墨闲情。古人过冬无今时之便，便以智慧与时光对话。最经典的画梅消寒之俗，始于明代，盛于清代，文人画一枝疏朗寒梅，九朵九瓣共八十一瓣，自冬至始每日染一瓣，朱红渐次覆枝，春便如期而至。更有填字之趣，“庭前垂柳珍重待春风”九字各九画，每日填一画，墨色由浅入深，日子便在笔墨间从容流转。这不是简单的消遣，而是“养心”之道。在漫长寒冬里，以耐心对抗浮躁，以期盼化解寒凉，恰是文人风骨的写照，让寂寥冬日

多了几分书卷气。

更令人心折的，是冬至踏雪寻梅的雅韵。古人谓梅为“岁寒三友”之首，冬至雪落，正是赏梅佳时。清代画家汪士慎嗜梅成痴，听闻邻人藏有腊梅雪水，竟持瓮相求，还作《乞水图》为赠，这份对梅的痴迷，正是文人雅士的真性情。雪后初晴，雅士们踏雪而行，积雪没踝，咯吱声碎落林间。远远望去，白雪覆枝，点点红梅如朱砂晕染，近则寒香缕缕，清冽不腻，恰应了“梅须逊雪三分白，雪却输梅一段香”的诗意。寻梅寻的不仅是景致，更是一份不畏寒、守清雅的心境，让寒冬多了几分清逸之美。

冬至的风雅，亦藏在茶酒相伴的闲居中。白居易“晚来天欲雪，能饮一杯无”的邀约，道尽了冬至围炉小聚的闲情。文人雅士多择雅致庭院，煮雪水烹新茶，或温一壶陈

年米酒，佐以清润小食。席间不谈俗务，只论诗词书画，或品鉴新得的古籍字画，或交流赏梅心得，烛火摇曳，茶香与酒香交织，暖意漫遍全身，让清寒冬日多了几分温润之趣。

最是温情的风雅，藏在团圆的烟火里。古人称“冬至大如年”，《东京梦华录》载：“十一月冬至。京师最重此节，虽至贫者，一年之间，积累假借，至此日更易新衣，备办饮食，享祀先祖。”从宫廷到民间，皆以隆重庆贺。亲情与敬意交融，让冬至多了几分烟火温情，也让风雅有了最坚实的根基。

原来冬至的风雅，不是孤高自赏的文人专利，而是藏在生活里的从容与热爱。它是九九消寒的笔墨耐心，是踏雪寻梅的清逸心境，是茶酒相伴的闲情逸致，更是团圆相守的温情脉脉。

正如《空里疏香图》中汪士慎的题诗：“小院栽梅一两行，画空疏影满衣裳”，冬至

的风雅，不在繁文缛节，而在内心的丰盈。在这白昼最短的日子里，古人慢下脚步，与时光对话，与亲友相伴，在清寒中品味温暖，在沉寂中孕育希望。这份风雅，历经千年传承，早已融入民族的血脉，提醒我们在喧嚣尘世中，不忘守一份清雅，留一份从容。

文学副刊
第1049期
刊头题字
冯骥才

